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

ON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NATUR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裴毅然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

ON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NATUR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裴毅然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 / 裴毅然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9
ISBN 7-80622-666-4

I. ... II. 裴... III. 人性 - 关系 - 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0904 号

责任编辑 王 琳

封面设计 赵 阳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

裴毅然 著

*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邮编 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mm 1/32 印张 12.5 字数 288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22-666-4 / I · 150

定价: 22.50 元



裴毅然

1954年8月生于杭州，祖籍湖北枝江。
1970年底上山下乡远赴大兴安岭，
“原始积累”于深山老林。
1978年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
1982年分配入浙江省政协。
1984年请调浙江法律专科学校，
苦修中外文。
1986年再调浙江广电高专。
1991年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攻硕。
1997年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攻博。
2000年秋调沪，现为上海财经大学人
文学院副教授，虽应以研究
为正业，一只眼睛还瞟向小说、
散文。

已出版《守耕与漫思》(作家出版
社)，于《文艺理论研究》、《21世
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
艺报》等报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另发
表中短篇小说数篇，散文、杂文、诗
歌百余篇。

目 录

绪论 呼唤人性	1
第一章 理论基架——文学与人性	14
一、人性是文学之核心	14
二、文学与人性之关系	17
三、人性定义域	20
四、人性研究之价值	31
第二章 20世纪前中西方文学人性之差异	39
一、最初的差异	39
二、西方近代文学——渐渐飘扬的人性	47
三、中国古典文学——走向萎靡的人性	56
四、低弱的起点	68
第三章 风起萍末——晚清小说	76
一、认知压倒内省的方方面面	76
二、文学观念中的人性	82

三、心理描写强化之意义	87
四、人权意识之觉醒	89
五、人性的缺欠处	92
六、值得注意的一位作家	96
七、走向的偏差	98
第四章 舞于松柏——鸳鸯蝴蝶派	102
一、以情开道的背后	102
二、商业化所挟带的形而上意味	105
三、人性方面的局限与思考	108
四、留给五四的空白	113
第五章 激扬嫖怒——五四文学	119
一、五四前翻译文学对人性的建设	119
二、五四时期人性理论之建设	124
意识形态之“补课”——人的发现 —— 人性大家 周作人 —— 从自然性到社会性 —— 易卜生主义 的贡献 —— 胡适的声音 —— 民主与科学所含的 人性底蕴 —— 时髦的人性	
三、人性观念所涉及的方方面面	139
人性学说引动一系列观念的变化 —— “人生派” 与“艺术派”的两翼张开 —— 文学家须兼思想家 —— 平民文学之依据 —— 人性的渗透与局限	
四、五四文学中人性之飞跃	149
进入“人”之深层 —— 走向自然 —— 人道主义的 深化 —— 剖析不健全的人性	
五、作家审美意识的深化	161

目 录

悲剧意识的建立 —— 从人性处寻求审美根源 —— 形而上之追求	寻求
六、五四对人性不利之负面 166	寻求
“为人生”的另一面 —— 狂飙突进下的偏激 —— 易卜生主义潜伏的危险	
第六章 梢杀林莽 —— 三十年代文学 178	
一、深化与分化 —— 喧闹的理论界 178	
鲁迅的剖析 —— 梁实秋的人性论 —— 人性与阶 级性之论争 —— 论争的影响 —— 人权的提出	
二、默默耕耘 —— 宁静的创作界 186	
回归自然的京派 —— 剖解社会的曹禺 —— 其他 作家 —— 走向现代的新感觉派	
三、左翼文学 202	
左翼文学对人性的贡献 —— 左翼文学的局限 —— 左翼文学的现实作用	
四、巅峰与投影 211	
第七章 飘举升降 —— 四十年代文学 217	
一、陕北的声音 217	
二、解放区文学：通俗化与民族化 221	
通俗化压低的天空 —— 民族化的实质 —— 通俗 化所隐含的其他负面 —— 前半部分比后半部分 成功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及其他作品	
三、国统区文学：苦闷挣扎的人性 232	
巴金的《寒夜》——茅盾的《腐蚀》——路翎的《财 主底儿女们》——其他作家	

四、沦陷区文学：片面深刻的人性	238
“无病呻吟”的张爱玲——“走向深渊”的钱钟书	
五、渐趋同一	246
第八章 徜徉中庭——五十年代文学	251
一、红旗飘飘的革命文学	251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老舍的《茶馆》——其他作品 ——与人性的关系	
二、合作化文学	258
赵树理的《三里湾》与其他小说——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及其他小说——柳青的《创业史》——李准的《李双双小传》	
三、干预文学	264
四、批判人性论	269
五、重失自我	274
第九章 萧条众芳——六、七十年代文学	281
一、日益束狭的孔道	281
二、文革前文学	283
姚雪垠的《李自成》（第1卷）——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	
三、“文革”文学	286
四、潜流文学	289
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赵振开的《波动》——靳凡的《公开的情书》——穆旦、牛汉的诗	

目 录

五、地下的思考	295
六、观念吃人	297
第十章 萧羽重振——八十年代文学	302
一、最初的复苏	302
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争议之析——值得注 意的两篇作品——历史的局限	
二、主体意识的回归	312
巴金的《随想录》——杨绛的《干校六记》——几 件必须提及的史实	
三、重归自然	316
“欲”胜于“理”——步入自然	
四、大旗重竖	322
五、论争再起	326
朱光潜的观点——钱中文的观点——白烨的综 述——几次重要事件——刘再复的“主体论”与 人性深度说——皱着眉头的80年代	
六、第一关怀	334
呼啸而起的寻根派——吸纳百川的市井文学 ——骚动惶惑的现代派——冲击强烈的先锋派 ——迷惘无依的新写实派——涉性文学——军 旅文学——后期知青文学——其他文学	
七、另一种开端	352
第十一章 激水之上——九十年代文学	358
一、散点透视的人生关注	358
二、重归民间	360

苏童的《红粉》——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 张 炜的《九月寓言》—— 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	
三、城市文学的崛起	363
邱华栋的《手上的星光》—— 殷慧芬的《纪念》—— 贾平凹的《废都》—— 其他作品	
四、女性文学的勃兴	368
铁凝的《对面》—— 陈染的《私人生活》—— 林白 的《一个人的战争》—— 张抗抗的《情爱画廊》—— 蒋子丹的《绝响》	
五、寻求精神家园	374
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 阎欣宁的《天狗》—— 张承志的《心灵史》—— 陈忠实的《白鹿原》	
六、关注潜意识、探寻生命本原	378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 王朔的《动物凶猛》—— 池莉的《云破处》	
结语 世纪回眸	383
后记	390

绪 论 呼唤人性

无论如何，灾难频仍变化急剧的 20 世纪已经过去了。回眸凝望，就整个 20 世纪中国思想界而言，最大的收获仍然是世纪初那场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就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收获则是“人”的发现，即开启了“人”的自觉观照与探索的时代。推窗西向，朝着几个世纪上帝特别偏心的欧美望去，那儿尽管思潮迭起学派纷扰，然那儿的最热点也还是“人学”。越过政治、经济、道德、民族等等界限，形成对人（每一个体）的直接关怀，乃是 20 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留给下一世纪最重要的人类遗产。

古希腊著名智者普罗塔哥拉首先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应该说人学从那时起就成为哲学主题之一而受到哲人们的注意。20 世纪初，美国学者查尔斯·霍顿·库利在他的《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中说：“是日常可见的人性而不是其他什么神秘的东西形成了社会。”^[1]“人类的理想必须和人类的天性一起发展，而我们无法预见其中任何一个的前景。但目前来看，诚实而富有理智的理想主义应该是以某些权利概念为参照的。”^[2]英国的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的最后结论中告诫：“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3]

结合当前国情，人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亦已日益急迫与

凸现。1998年10月27日《文汇报》发表了梁晓声的长文《冰冷的理念》。梁晓声从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拯救大兵瑞恩》所表现出来的“八个救一个”的美国式生命价值观念，联想到了当年那场“研究生救老农是否值得”的讨论。1982年7月11日，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研究生张华为救溺粪老农而牺牲。当时一种观点认为研究生与老农的生命价值不在同一平面：研究生有可能由硕士升入博士，进而博士后、教授或者专家，对中国甚至世界产生重大贡献；而老农的生命即便再延长一百年也黯淡无光。这一观点当年在大学里似占绝对多数，连梁晓声那时亦不能做出非常自信的判认。据此，梁晓声感觉到中国特色的“理念”所产生的逻辑方式的冰冷与傲慢。梁晓声说：除了当代中国，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那么认真严肃、那么煞有介事地讨论过辩论过“人性”；进行这场讨论与辩论的民族其思想意识肯定发生了疾病，并必定导致全民族的冷血退化。也有专家认为中国当代“人性意识”还需要美国影片来进行感召与唤醒，令人震惊。他们的结论是：国人已数代存在人性上的重大缺陷，而如国产影视等文化传媒又太缺乏崇高的人性意识的引导，实在堪忧。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厉以宁先生于1996年就指出：“所有的经济学问题，说到底都是人的问题。所以人的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4]厉先生的这一判语可认作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大规模开展“人学”研究的信号。其新近出版的《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1999）一书再三强调“没有精神的起飞就没有经济的起飞”。^[5]

即便从总结反右一文革这一20世纪中国当代史学最重大之课题来看，人性研究的重要性亦毋须赘言。可以说，正是因为针对个人之基本价值观念的缺失，即缺乏对个人基本存在权利的确认，对人的总体价值、历史的整体价值认识不清，才会接受

绪 论 呼唤人性

那些似是而非的极左理论，才会上演这出当代史上最荒唐可笑的 20 年大闹剧。如文革中批判茅盾、巴金这些“反动”笔名，就既是对作家个人权利的褫夺，也是对历史的否定。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缺失，或曰社会对基本生存价值缺乏相对一致的认同，乃是形成和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策源。被称为“春风第一燕”（右派纠正第一人）的温济泽，其临终前曾总结道：“人性是党性的基础，人性党性不是对立的……当年种种荒谬绝伦的批判整人，提示我们不能不对人性有所反省……一个人怎么能对人这样子呀？！连人性都没有哇。”^[6]

1960 年，前新华社记者、“右派分子”戴煌自北大荒返京，然口粮（四斤土造饼干）被偷，这意味着他至少将饿着肚子在大雪中走到六十里外的火车站。他去找在开党代会的党委书记，代表们正聚在一家小饭馆里鱼肉成盆饼干成堆地进早餐，那位书记一边塞吃着红烧肉，一边毫无人性地答道：“谁丢了口粮谁负责，党管不了！”^[7]戴煌退出来后慨叹：“他们还正在举行什么党代会，少不了还要高唱什么‘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可是看来在他们的那些脑瓜子里，莫说共产主义者的灵魂，就是正常人通常应有的道德世界，恐怕也还是一片荒漠！”^[8]至于，大饥饿年代河南一省就饿死几百万人；锦西某煤矿劳改队 1200 多人饿死千余人，没饿死的近 200 人也都骨瘦如柴全身浮肿，奄奄一息不能下床走动……最令我震惊不已的是：30 年代上海地下党员（江苏省委职委书记兼文委副书记）顾准在身患绝症临终前求见其五个子女，竟没有一人愿前往见父；时为公安部代部长夫人的三妹，亦阻挠 90 老母与 10 年未见的儿子诀别；北京反帝医院（现协和医院）竟因其右派身份不予收纳施医。所谓的阶级性竟将最普通的人性、人道主义剥夺得如此毫末殆尽，实在叫人发指！顾准胞弟陈敏之当时就痛心疾首地写下：“那些自以为革

命,其实却是完全没有超脱一般流俗见解,实际上是以所谓坚定的政治立场来掩盖自私心理。”^[9]1984年,顾准长女悔叹:“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10]如今已看得很清楚,那会儿我们缺损了人类社会的最基本属性——人性。人性研究的最终成果,将从终极价值上提供某种必须认同的参考值,为我们生存的尊严划下不可逾越的边界线。

人是社会发展的本质,这一观点在今天已得到东西方一致认可。发展,已不再是经济的专有名词。90年代以来,人类将自我发展置于社会发展的中心,提出了以满足人的需求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切都已证明:人的生存与发展及其现实满足程度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出发点,人本身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大资源与动力中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乃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最高原则。人性定义的明确对其他意识形态领域的现代化研究,如道德、法律、政治、史学、教育等,将提供最基本也是最初始的价值依据,并将引动一系列基本判认的重大更动。而经济活动最终也必须依靠意识形态的综合支持。最近,经济理论界出版了《经济伦理与企业发展》一书,探讨的就是理性力量、伦理道德在经济发展与企业运作过程中的作用。

近年,“终极意义”一词被越来越多地得到采用。1998年教育部主持的中小学语文改革座谈会上,北大钱理群教授就提出教育的终极价值,并认为应试教育急功近利,不注重对人的终极关怀。教育界内,也有不少人士认识到教育学是关于人的学问,教育必须尊重人,尊重人的天性与某些不可更移的基本权利。他们提出绝不允许再出现诸如“不干胶封口”之类的事件,并意识到教育体制方面有“教育杀人”的潜在因素。法律界也已形成这样的共识:“人的尊严是人类的终极目的。”^[11]这些,都从不

绪 论 呼唤人性

同的侧面反映出当代中国社会确在呼唤人性。人性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生命终极意义的问题,是一个与天性或个性密切相关的范畴。李泽厚先生也认为:“新时代的教育,是如何建立一个人,是研究如何建立健全的人性。”^[12]至于文学,则早就在呼唤以人为一切起点与归结的美学了。当代作家对此可谓已形成集体认同。金庸先生近言:“整个文学的发展就是对人性的探讨。从文学的出现到现在,文学的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探讨人的性格,描写人的情绪,研究人的内心。”^[13]

中外学术界明确提出人类发展史上经历过三次重大自身界认:第一次于原始社会后期,人类通过成功地征服自然获得了对自身能力的确认,从而迈上脱离原始的台阶;神话与史诗便是这一确认的文学反映,如希腊悲剧、中国神话都强调了神(自然)与人之间的斗争。第二次是人类依靠科技获得改造社会的成功,从而打破了对神灵的依赖,人类再一次认识到自身的伟大,高兴至极地迈入“巨人时代”,形成“完全人”的理想;如莎士比亚悲剧、元杂剧强调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斗争,文艺复兴以后的启蒙文学成了这种认识的记录。第三次便是19世纪以来,人类在对自身精神、心理、生理等各方面有了新的科学认识后,发现了自己一系列难以克服甚至不可更改的弱点与丑陋,人类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自己无法成为完美者、无法再扮演上帝的形象,“上帝死了”——这句那么不中听的尼采语录,一百年后人类只得痛苦地承认下来。然而,无信仰的丑恶亦随之出现。新的自我认识打破了人类过去的狂妄与肤浅,在更接近真实的自我判认中,人类认识到必须重新确认自己的使命与价值,心灵忏悔与迷惘无依即是这种认识的文学表现。近两个世纪中西方文学从各方面都反映了这一基本趋势,如19世纪英法俄美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就强调了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斗争。

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努力,研究热点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大范围渐次缩小到个人,应该说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精确。就中国思想界来说,如今也认为社会历史归根结底将落实到个体的发展。没有个体的发展,所谓社会历史的发展既无意义也不可能。何况我们还有相当有力的来自马克思的理论根据:“人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认识到这一点。”^[14]当然,也许我们还能朝着心理学的脚印再往前走,往个人各方向之纵深挺进,然而就单位有机体而言,个体人已无法再拆析。所以本世纪这一学术视点的精确,将对未来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产生稳定效应。西方社会因受工业化影响,倍感异化之威胁。海德格尔认为人日趋成为组织化的一种物品,正面临失去活生生之本性的危险。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弗洛姆在他的《人的呼唤》里也说:“用马克思常用的一种表达,‘问题的关键是,人是什么而不是人拥有什么或使用什么’。”^[15]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为后世学者们出了题目下了任务。可以预言,“人学”仍是全球 21 世纪社会科学的热点。

19 世纪以来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给文学研究带来一片惊喜,它将文学放置于社会历史的宽阔背景加以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使曾经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局限于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等纯形式研究进至全新天地,并且相当有力地解释了文艺的直接来源,为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的美学发展做出历史性的贡献。继而,当由社会学带来的最初的惊喜过去之后,心理学又给文学研究带来所谓 20 世纪的激动。弗洛伊德这位奥地利精神病医生无意中竟成为对 20 世纪文学研究影响最大的人物。当然,心理学研究仍然是以社会学为其基础的。二次大战以后,当社会学研究逐渐压缩成为文学研究的基础,不再成为辉煌的

绪论 呼唤人性

顶峰,当社会学研究方法与其特定的视角不能再给我们带来新的东西,尤其当我们已不满足于日益浮浅的对应性研究,且心理学已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深化的可能,那么社会学在文学研究界就无法避免“美人迟暮”的冷寂了。

即便从文学研究本身来看,内外部各分支领域的研究也已达到相当规模与层次,如内部的语言、风格、思想等与外部的流派、历史、作家个人经历等等研究都已达到一定水准。这就在客观上逼着新一波文学研究必须另辟蹊径。同时,相当完备的基础研究亦为更高一层的综合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底与可能。自16世纪以来,学术界的主要任务是分门别类析解各类学科。21世纪则需要人类重新综合各分支学科成果,达到对主客观世界认识的新一轮螺旋形的提高。陈平原先生于1993年就提出:“学术上之‘分’早成大趋势。如今该到讲‘合’的时候了,尤其对于追求‘识大体’的史家来说更是如此。”^[16]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决定了各社会学科之间的依存关系,现代社会的一体化更是拆通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屏障。文学的发展不仅必须依靠哲学、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的输液,还须从医学、心理学等非社会学科那里获得自身发展的空间。近年所谓的东学西渐,即西方学界崇尚浑元一体的中国古代思想,或曰中国古代鲜明的有机整合观给西方学者们带去研究思路上的重大拓展,就是这一重要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换言之,所谓人性是站在文学、社会学、历史学、文艺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现代学科肩膀上的一种最新的人类综合自认。所谓文学中的人性,则是以社会科学最新研究成果为依托的一种文学整合,亦可谓之一种文学批评的重组与领域的开拓。

美学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人类自审的问题,审美判断最终在人之内心进行。审美判断也是人类进行精神自审与自剖的重